明史

明史卷四百五

宦官上

嗚呼宦寺之禍人國至酷烈矣自漢唐而下明為甚焉明太祖立國之初深燭前代之弊著為令曰內臣預政者必誅故其時監局雖設而未嘗有權藉之寄牙距之助也不數傳而內臣竊柄之事漸積而起其故何與蓋以秉其間而其君遂忘祖宗之訓而溺之以謂此皆其平時親信者耳何事權之是靳乎故嘗內托肺腑外叅帷幄即一旦召敵弄兵秉輿淪陷鸒生寵偪喋血禁門皆恬焉弗以為悔也憲武以還羣閹

並與奸黨互作搜括進奉之計詔獄羅織之刑游畋廵幸之娛盜賊宗藩之變閭閻愁嘆宗社顛危乃至倒執太阿威劫人主爪牙橫布讒佞盈廷推刃及於嬪嬙分茅濫於璫豎賢人君子相與痛心疾首莫可如何而其受禍且極漢唐之所未有嗟乎是豈祖宗之法制有未盡歟抑積漸凌夷弗振之過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書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明實不監於先王而小人是用三百年來宦寺之害與國相終又何怪耶聊舉其人以識一代之失與從前畧等云

雲奇南海人洪武中以內使守西華門時丞相胡惟庸居第距門甚邇欲謀逆詐稱所居 井湧醴泉邀帝幸其第奇刺知之馳驅告變走觸衆輿急勒馬銜氣譸舌駛不能達帝恚甚左右撾箠亂下奇右臂將折猶奮指惟庸第帝悟登西皇城樓顧見丞相第中壯士裹甲伏屏閒數匝亟發禁兵圍捕之而後召奇奇已氣絶矣帝悔奇死非罪忠弗白詔贈內官監少監賜葬太平門中山王墓左有司歲時致祭嘉靖閒南京守備中官高除王堂等援上其事於朝特贈司禮監太監、

鄭和雲南人成祖靖難時常以內官敢戰者數人為裨將和與焉戰數有功及成祖正位遂授太監使典兵永樂三年帝欲招徠遠人將大賚西洋通道於絕域諸番貿採琛異命和率海艘百餘兵三萬人由福州五虎門出經數萬里所至二十餘國往復幾三十年自占城西南通國以十數蘇門最遠自蘇門西往通國以六七數柯枝最遠自柯枝西往通國亦六七數天方最遠和遠踰歷錫蘭山王不共輙破其國俘至以獻威宣海外諸番皆震怖納款所取未名之寶以鉅萬計而天堂印度之國亦附職方和前後凡三

下西洋故人謂之三寶太監馬𢦏又言建文君出走帝疑其在諸國故使和蹤跡之然和數返竟亡所得而帝亦殂矣仁宗洪熙元年復命和領下番軍守備南京與太監王景弘朱卜花唐觀保協理營務遇大事則與襄城伯李景隆駙馬都尉沐昕計議而行自是內官典兵及守備南京皆自和始也和在靖難時內官與同將兵者王彥名狗兒王安即不花都孟驥即添兒李謙即保兒雲祥即猛哥由嘉禾即哈剌帖木後皆以功授太監賜今名而惟和最顯其時又有劉馬兒太監馬兒本名永誠以帝掌御馬監事後歷

鎮西陲有功故邊人呼馬兒太監云為人性忠謹善騎射三扈成祖北征皆為偏將宣宗朝命往偵漠虜人逆謀又帥師征兀良哈斬捕過當正統九年同成國公朱勇率精騎萬人復出征兀良哈再奉命監鎮甘凉數出兵塞沙漠間禽其渠帥以下景泰末召還總督團營南城之謀永誠披甲勒兵以從英宗復位賜勅褒諭官其嗣子聚為錦衣指揮而永誠典京營兵至成化初其從子為指揮千戶者又數人自以滿盈是懼辭職歸杜門不出具疏上其屢朝所賜產第祿俸從之嗣子聚後積功至左都督又以征西功封

寧晉伯皆非由承誠恩承誠沒天子欲追封伯爵閹臣以亡例寢之仍賜祠額曰褒功初正統中承誠奉命征兀良哈時大監曹吉祥亦率萬人出界嶺口及南城事起承誠又與之同功而吉祥旋以反誅承誠獨壽終有令名故內官之久典兵而亡過者惟鄭和及承誠世稱鄭三寶劉馬兒焉

馬騏不知何所人成祖命豐城侯李彬鎮交趾騏為監軍初定交趾歲貢扇萬柄翠羽萬個騏樣是為貪虐交人苦之尚書黃福稍示裁抑騏遂誣奏福有異志帝知其妄曰此君子不容於小人耳置不問左叅

政馮貴者有古畧善撫輯流移得土兵二萬人皆勁
勇習戰數有功騏忌而奪之軍民益怨騏而交趾去
京萬餘里帝亦亡由知其過也仁宗即位始召還居
亡何騏矯旨下内閣令翰林官書敕付騏復往交趾
閣辦金銀珠香本院官覆奏仁宗大驚曰朕安得有
此言卿等不聞其前在交趾荼毒生民爭交趾自騏
還一方如解倒懸今又可遣耶使近在内多方請求
朕悉不荅誠恐詔書不信且壞大事耳由是遂罷遣
而騏竟不誅及黎利之變參政馮貴竟以兵寡戰死
騏之遺害也交趾自騏激變後反者數起朝廷屢討

之不能定宣宗遂用楊士奇言棄之以封黎利馬明
失交趾自騏始
黄儼江保者仁宗為燕世子時内侍也以譏險無寵
於仁宗乃陰結漢庶人及趙王為奪嫡謀建文三年
燕王靖難師起次德州世子居守朝廷遣錦衣衛千
户張安持詔諭世子舉北平降即許以燕王位世子
不發封而縛安送軍前儼保等已先遣人馳報燕王
曰朝廷與世子通密謀矣王方疑未決俄而世子所
縛安及書至王嘆曰嗟乎幾殺吾子也及成祖都燕
仁宗已正位東宮居陪京二人時以蜚語交搆南北間

屢被切責宮僚黃淮等皆坐繫十年賴仁宗孝謹得免即位後儼保始伏誅

沐敬建文朝太監也狀貌魁碩好直言人皆以爲愚後從成祖征阿魯台狩大漠經月不與鹵遇師久駐思歸而帝方鋭意深入諫者多被譴敬言之益切帝罵曰奴蠻敢仰視對曰奴蠻固不知孰是也帝怒命曳出斬之敬辭色不爲動帝嘆曰我家養人皆若奴蠻不有益釋之師亦尋返

金英宣宗朝司禮太監也與興安並有時名其居恒親信用事亦不相下帝嘗賜英及范弘免死詔又賜

英銀印記眷過日隆正統中英以大璫奉使南京北還公卿咸出餞江上太理卿薛瑄獨不往英歸帝問南公卿孰賢對曰僅太理卿薛瑄耳將以英爲知人十四年英宗北征命英輔郕王居守及乘輿被遮北兵乘勝䧟邊關將直薄都城中外大震郕王命英召廷臣問計侍讀徐珵以占象得言南遷英叱之使人扶珵出且大言曰敢言遷都者上命必誅之次日于謙疏上議問英遂入言於太后勸帝委任謙決意戰守而人心始定及景帝將易儲先以金帛啗廷臣間示意左右十一日謂英曰七月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

頭白東宮生日乃十一月二日也蓋帝所言謂見濟
英所言則憲宗耳帝為之默然而當日廷臣不能爭
也英素有學識明於國家大計然自己已之變主振
獄殺范弘亦殁於難英遂代振掌監事頗以權賄聞
景帝惡之命言官論其不法數事詔斬英家僮一入
執英付都察院鞫之左都御史陳鎰言英縱家人挾
勢多支官鹽廣受賄賂擅陞指揮韓忠等為都指揮
僉事內使汝住為長隨奉御都指揮孫鏜為都督校
尉劉信為百戶工部尚書石璞結王振得官英受璞
賂以保其位又庇呂貴使仍理錦衣衛事皆大奸惡

宜不拘常律處以極刑籍其家獄具帝命禁錮英而宥忠肆僕等英由是遂廢而其言論建白則人多傳誦之與安亦同禮太監也景泰初也先入寇攻德勝門勸安同于謙留亨等整理軍務先是邊警日至廷議紛然成山侯王通欲濬築京師外城壕以自固安鄙之不答而與金英于謙輩畫戰守計已而北兵為亨等所敗亦引去六月也先遣其參政完者脫歡持書來議和且言迎復羣臣多請從之時景皇帝已即真意甚不懌朝退與安獲出傳旨厲色謂廷臣曰公等固欲啓使且言孰可行者孰為文天祥富弼其人

耶吏部尚書王直面折之安語塞乃始以都給事中李賢往勒書已下但言報禮而不及迎復賢大驚詣內閣白之還安安詬曰汝奉黃紙幹事他何與焉蓋遣使雅非安意也於是易儲之舉人遂疑安有謀天順元年言官誦言誅之帝曰安本當死其姑宥勿使視事安才畧雖不及英而廉正過之但以沮迎復為時所薄又性溺佛氏臨卒命粉其骨為浮屠以充供焉至其力主戰守保護于謙則與英同有社稷功謙嘗病景帝使安視之見謙衣裘不且要止宿朝房留一養好侍而服食甚菲因嘆息去請於帝撤尚膳品

賜之謙須竹涯和藥帝爲幸萬歲山代竹武言其太
過安曰試舉在朝不要錢不愛官爵不問家計日夜
爲國家分憂如于公者再有一人否衆皆服其言識
之身處危疑以卒成大功者以英安二人贊之於內
也

范弘初名安交趾人永樂中交趾陳氏爲其臣黎季
犛所據帝命英國公張輔討平之師還選交人之童
而秀異者赴京備闈寺之用弘與馬入侍殿廷儀度
閑雅占對詳敏成祖特愛之稍令受讀遂能博涉經
史善筆札命侍仁宗於東宮歷長隨奉御宣德改元

司禮太監金英薦之於帝命道其所長帝為易今名陞司禮監左監丞屢賜綵幣及金銀器五年遂進司禮太監與英共事又同受免死詔久之英益慕其為人言弘姿骨不凡留心問學來自遐方屢膺聖眷有出谷遷喬之美非塵俗可比也每稱之曰蓬萊吉士弘因以自號焉由是同輩皆譽之無間言正統中宣宗實錄五倫書皆令弘典其事凡經筵講義及制誥之出於四方者亦多所裁定宦官之以文詞見重于時自弘而外蓋未嘗有也然性剛正遇事未嘗有私十四年從駕北征死於土木之難中外惜之景泰元

年追叙舊勞賜鈔五萬貫葬於香山永安寺之側寺弘所建也

阮安一名阿留交趾人永樂中内侍為人廉介有才智歷事累朝頗見寵異尤長於工作文皇帝建都北京事出草創安獨盡心規畫城池九門及大内宮殿府部諸司之制悉嚴整壯麗工部諸曹郎皆拱手受成不能易也正統元年同尚書吳中都督沈清督造三殿已而治楊村決河皆有功先後賜予極厚安悉輸之官脩營繕景泰中河決張秋復命安經理卒於道家無十緡之蓄焉

王瑾字德潤初名陳蕪交趾人也永樂間充內侍宣
宗爲皇太孫蕪侍有保抱功帝即位陞御用監
太監賜今姓名從征漢數入還賜玉帶金鞍馬及
金帛寶楮等四方征伐每使典軍事賞賜累巨萬嘗
賜詩章范金印記四曰忠肝義膽曰金貂貴客曰忠
誠自勵曰心跡雙清又以兩夫人賜之養子陳琳亦
授官令從其姓與王瑾至景泰中瑾以先朝舊宮監
被眷尤篤常有疾詔太醫院官賚御藥物並視金帛飲饌
遣使慰問者相望於道既卒予葬祭賜鈔五十萬官
其從者廿二人榮遇無比初瑾當宣宗朝有內侍袁

琦者令其屬號臣隊等什人出外以採辦害民事覺
帝委遲琦西辦斬臣隊等於市又廉得中官裴可烈
及馬俊唐受怙寵不法事覺後並置極典帝乃諭瑾
曰朕自即位以來命內官隨侍勤勞恩待甚厚敬令
謹守法度秉孝太平家意琦等狐恩負德越禮犯分
敢膽朝廷受人囑托私遣內使出外假以幹辦虐害
地方索取財物冤結下民怨歸公上非朕欲罪之殺
身之禍實有自取爾其榜示諸內官內使及小火者
能守法度上不恃寵作威下不害民取財者鬼神佑
之若違法越禮務為貪虐鬼神不佑國法不赦蓋是

時壁人防範猶未盡弛而宣宗習見祖宗家法雖貴

責不貲而刑辟亦罔貸璉猶以舊恩屢譴無過得保

其寵然自鄭和而後王璉富貴榮顯傾動一時民間

遂多有自宮以希進者

阮浪交阯人景泰時為御用監少監以老成端謹侍

上皇於南宮有太監高平者居尚衣監與錦衣指揮

盧忠厚時景帝已易儲二人遂私相結冀有所窺伺

以倖功會浪門下內官王瑤奉命監盧溝橋稅浪以

南宮所賜鍍金梁和綉茄袋鍍金結束刀與瑤瑤歸

飲忠宅酒酣解衣靴韈忠因見其袋刀非常製令其

妻獻飲於瑶瑶醉忠竊之攜入尚衣監白平令校尉李善上變言上皇與少監阮浪皇城內使王瑶共謀復位使浪送瑶以袋刀貫忠與為外應帝大怒下浪瑶及忠於錦衣衛獄窮治之瑶與浪義子趙縉皆坐凌遲浪被極刑死終不承一人事漸解忠尋謫柳州千户英宗復位遣官收忠平磔於市贈浪太監

王振山西蔚州人少選入內書堂讀書侍英宗於東宮為局郎以黠慧得幸帝即位命掌司禮監呼為先生而不名時輔臣方議開經筵而振首以武事導帝是年冬詔振偕文武大臣閱武於將臺以私人指揮

紀廣為第一擢都督僉事正統改元帝親大閱試諸將騎射以三矢為率駙馬都尉井源三發皆中帝大悅撤上尊酒賜之觀者曰往年王太監閱武紀廣驟遷今天子自柔爾一杯酒耳自是人始趨振而太皇太后張氏方委政大學士楊士奇及榮溥等三人振不得逞嘗從容語士奇曰朝廷事多賴三先生然亦高年倦勤矣後當如何盍諷之使去也一日太皇太后御便殿三楊學士及英國公張輔尚書胡濙皆被召入朝帝西面立太皇太后顧謂帝曰此五人先朝所簡貽皇帝者凡事必與之計非五人言不可行也

須臾召振入太皇太后顔色頓異曰汝侍皇帝多不法今當賜汝死女官遂加刃振頸英宗跪爲之請諸大臣皆跪太皇太后曰皇帝少年豈知此輩禍人家國多矣我聽皇帝暨諸大臣貸爾此後不得重干國事也居亡何福建僉事廖謨杖死驛丞事下法司楊溥欲坐謨抵罪士奇引因公致死律互爭不決請裁於太后振秉間言曰溥與驛丞士奇與僉事皆同鄉未免有私但抵償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調太后然之振自是始稍稍決事侵內閣權六年十月三殿工成宴百官振以宦者例不得預帝使人視王先生何

為振言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爭使還奏帝為感然命閣東華中門聽振入振至問故曰詔命也及入百官皆望風拜振始悅明年太皇太后崩楊榮先卒士奇以子稷故不出溥老病主畫諾而已振遂跋扈不可復制初太祖嘗立鐵碑宮門禁內臣干預政事振盜去之而作大第於皇城東又於宅左起智化寺自撰碑文以祝釐八年四月雷震奉天殿鴟吻侍講劉球應詔上言十事有親政務以總乾綱語振惡其刺己下之獄使錦衣指揮馬順支解之大理少卿薛瑄國子祭酒李時勉皆素不禮振振遂以

事陷瑄論死幾不免而時使勉荷校國子監門語詳
諸人傳中人心益憤皆目攝振內侍張環顧忠錦衣
衛卒王永以匿名帖發振罪狀詔即磔於市不許覆
奏由是朝廷進退誅賞之柄一出於振自公侯勛戚
諸大臣而下悉呼為翁父朝臣以攫金進謁者輒得
美秩而兵部尚書徐晞侍郎王祐都御史陳鎰王文
等事之尤謹每長跪白事振坐受或加譙呵至不敢
仰視威重薰赫震於中外其從子山及林皆得廕錦
衣都督指揮官白金文綺專數襲美凡可慰振意者
亡所靳十四年冬剌也先遣使以二千人貢馬報稱

三千振怒減其馬直使者恚而去先是麓川之役振以抗議征討發師冒功未幾又復啓釁北邊邊人知其禍皆莫敢言七月乜先大舉入冦振邀挾帝親征廷臣交章諫不聽從駕官軍五十萬人命下二日即行八月師潰於土木帝北狩振為亂兵所殺英國公張輔尚書鄺埜王佐學士曹鼐張益等皆死事以英宗祀內是日敗報始達中外洶洶羣臣皆慟哭請族振族其黨馬順及王毛二長隨於廷斬其從子王山於市王氏無少長皆斬籍其家得玉盤百面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餘株金銀六十餘庫錦綺珠寶無算

天順元年英宗復辟詔復振官刻香木為振形葬之命祀智化寺賜額曰旌忠初帝之在南庭也侍郎李實以通問使入見問何以罷王振至此帝曰此固由朕不能燭奸然振未敗時羣臣無肯言者今日皆歸罪於我也至是振敗已八年而復有追卹之典

郭敬者大同鎮守太監也素與王振善大同地直北邊敬又交通迤北諸部為奸利每歲多造銅鐵箭鏃貯甕中以振意遺瓦剌使臣輒以良馬報振及敬英宗北征西寧侯宋瑛駙馬都尉井源率兵三萬為前鋒次陽和為敬所制師殲焉帝至大同羣臣劾敬失

律狀振矯旨不聞及乘輿陷懼罪潛遁至京下獄坐
凌遲處死詔固禁之籍其家
曹吉祥北直灤州人王振之門下也性兇狡嗜利而
未嘗通文墨為司設監太監正統初麓川思任發叛
王振力主用兵吉祥為監軍九年命吉祥率精騎萬
人同成國公朱勇分道征兀良哈十三年寧陽侯陳
懋平鄧茂七於福建命吉祥率兵監神機營火器於
是內臣始有監鎗之名吉祥每出輒選達官勇悍善
騎射者隸帳下師還遂為師卒吉祥由是得畜死士
有藏甲焉十四年土木之變景帝立英宗返國居南

宮為太上皇吉祥與太監劉永誠並總禁兵景泰八年帝疾亟武清侯石亨密結吉祥各率子弟親丁與都御史徐有貞等夜叩南城迎上皇復位天順改元論奪門功陞吉祥司禮監太監官其嗣子欽從子鉉兄鐸鎔等皆都督欽尋進封昭武伯諸達官及門下冒陞賞者甚衆吉祥與亨日出入禁中所陳乞必得請乃已未幾二人以爭寵貳御史楊瑄張鵬等交章劾二人不法狀亨疑內閣李賢徐有貞有所主使因以語激吉祥曰今在外惟我在內惟爾而諸人欲相排陷一旦上意不測柰何二人遂乘間泣訴於帝帝

怒命悉收諸御史下獄又逮繫李賢徐有貞都御史耿九疇等會京城大風雹獄稍緩瑄鵬得戍邊李賢等降調七月承天門災帝命閣臣岳正草罪己詔極言權奸蒙蔽吉祥等以爲誹訕遂被譴凡所誣陷帝皆委曲從之曹石之交獲合然而帝意已潛移矣及李賢復入閣帝屏人召與語賢曰權不可下移也又嘗語及奪門功賢言奪門二字豈可以傳示後世帝大悟吉祥等遂見疎四年春石亨謀逆爲錦衣指揮逯杲所奏下獄死諸以亨冒官者俱黜惟隨吉祥者未動吉祥愈不自安數集諸達官宴犒金帛錢粟爲所

取諸人亦惟恐吉祥一旦敗而身隨之相與為死黨有馮益者吉祥之客也一日欽家叩曰自古宦官子孫有為天子者耶益曰君家魏武蓋中官節之後欽大喜始有異志會欽家人曹福來數出外市易欽懼事洩使人追執而榜掠之為言官所劾帝召欽切責因降勅徧諭廷臣先是亨敗時帝亦降勅事相類而逯杲又伺之甚急欽度不免適孛來寇甘凉帝命懷寧侯孫鏜率師西征吉祥使其黨掌欽天監湯序擇庚子日昧爽視朝遣將欽因擁兵入而吉祥自以禁兵為内應先一夕召諸達官伯顏也先等飲其家厚

增之漏下二鼓都指揮馬亮慮事敗自欽家逸出走告恭順侯吳瑾時瑾以陪祀罷孫鏜以陛辭俱宿朝房聞變於長安右門隙入疏以聞帝遽縶吉祥於內而命皇城及京城諸門毋開欽知事洩自馳至逯杲宅值杲方出即斬其頭使甲士殺左都御史寇深於西朝房大學士李賢亦侯朝至闕戶外洶洶聲驚而出刃中其肩欽至叱止刃者持杲頭示賢曰今日直為此激變非得已也已而舍賢攻東西長安門往來蕭所不得入縱火焚之殺恭順侯吳瑾於道時天漸明西征兵亦集鏜率之逐賊自辰至午斬鐇鉉於陣

鏜子輒過欽舊刀砍之欽被創甚以數騎走安定齊化諸門門盡閉復竄歸督家衆戰諸軍奮呼而入欽投井死鏜破殺盡屠其家明日帝出吉祥磔於市復追磔欽鐙鐸鉉等其黨伯顏也先湯序馮益皆伏誅時天順五年七月也初吉祥用事時有賀三老者欽妻父也見欽勢盛絶不與通欽嘗欲為求一官亦不可欽誅其姻戚奸黨皆盡惟三老以守正獲免指揮馬亮以告變官都督也

覃吉憲宗時老閹也能通書史識大體温雅誠篤雖儒生亡以過帝使給事太子家為典璽郎孝宗為太

子時方九齡吉侍起居惟謹太子所誦大學中庸論語諸書吉皆口授啟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旅又極言自古宦官專權誤國之禍亡所諱曰吾老矣安望他日富貴但使天下有賢主足矣太子甚嚴之帝嘗賜東宮五莊吉曰此不當受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莊為徒奪民衣食為左右之利而已一日太子從內侍誦佛經吉適至太子驚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自攜吉跪曰主得無念經乎曰無之讀孝經耳因頓首稱善曰佛書荒誕不可讀也每東宮出講必先期迎請諸講官講畢必具茶慰勞備至局

丞張瑞以為過吉曰尊師重傳禮當如此故孝宗雖賢有畢吉侍東宮左右無敢以非義進者

懷恩山東高密人兵部侍郎戴綸族父太僕卿希文之子也綸侍宣宗於皇太孫時以諫獵忤旨宣宗即位綸以嫌被擒死連逮希文籍其家恩以幼被宮為小黃門賜名曰懷恩初受學於翰林學士錢溥能通典故性忠鯁憲宗朝命掌司禮監時汪直領西廠勢傾中外梁芳韋興黃賜及尚銘等並居中用事恩班在諸閹上獨以持正無稍顧忌諸閹亦心敬憚之雖見衎未敢加害也會員外林俊劾梁芳及僧繼曉得

罪下詔獄帝意且不測恩叩頭爭曰自古未聞有殺諫官者我祖宗朝皆以容納直言致盛治今將以為僇臣死不敢奉詔帝大怒曰汝與林俊合謀訕我不然彼安知我宮中事舉御硯擲之不中怒而仆几恩免冠號哭伏地曰臣不能復事陛下矣命左右扶出東華門恩使人謂鎮撫司曰若等諂事梁芳傾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遂引疾徑歸卧不起已而帝意解數遣醫勞問恩俊得減死遷星變降詔黜傳奉官御馬監太監王敬請於帝乞毋動馬房傳奉帝許之敬特矯詔恩拜庭下恩徐曰起起病足不能為禮問何言

敏曰已得旨焉吾傳奉可毋動也恩大罵曰今日星變專爲我輩內臣壞法彼外官何能爲今甫欲正法汝又壞之他日雷將擊汝首矣因指其座曰我不能居此汝來居也敏素貴歸而一夕憤恨死章瑾者以進奉寶石求爲錦衣鎮撫帝命恩傳旨恩曰鎮撫典天下之詔獄極武臣之美選也奈何以貨得之帝曰汝乃違我命耶恩曰非敢違命懼違法耳帝改命覃昌傳之恩曰倘外廷有諫者吾言猶尚可行乃諷兵部尚書余子俊曰第執奏吾爲公從中贊之子俊謝不敢恩曰吾因知外廷之無人也是時惟南京兵部

尚書王恕每規切時事恩歎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以故恕嘗論劾宦官賴恩左右之以免於難及帝暮年頗惑梁芳及昭德宮言將易儲間召恩微示之恩叩頭曰寧陛下殺臣毋使天下之人殺臣也伏地哭不起帝不懌而罷恩退杜門不出遂黜居鳳陽孝宗即位復召恩掌司禮監時初開言路言者過激多斥內臣為刀鋸之餘覃昌大恚恩曰我輩本刑餘之人彼言是也何怒焉時刑部侍郎何喬新負人望閣臣萬安忌之薦為南京刑部尚書恩詣閣語曰新君即位正宜使親近賢人君子喬新奈何使去南京

安嘿然因力勸帝逐萬安而起王恕掌吏部一時正人相繼擢用恩之力也居司禮兩月而卒帝為震悼賜祭葬以顯忠名其祠焉

伯玉者成化初嘗為鎮監守大同數以事干侍郎彭璉亦數見拒後璉卒玉悼惜不已每對人言輒嘆服之或從曰公何從知劉公曰劉侍郎在日吾時干以事一切見拒豈無所恨耶久而思之劉公所執者是吾非也玉在大同甚久及病革嘆曰大同兵精地險甲天下吾國家後戶也夫我乃死矣後来者何人其勿壞我所為備乎遂卒

汪直大藤峽猺種也初為昭德宮內使以便黠得幸陞御馬太監憲宗十二年黑眚見宮中未幾有妖人李子龍者與太監韋舍通數雜諸宦豎入內久之謀為變伏誅帝心惡之始銳意欲知外事密令直將校尉一二人出入探聽人尚未之覺也都御史王越獨知之與結驩明年命設西廠以直領之列官校刺事直引錦衣百戶韋瑛謀興大獄恣意為羅織權勢出東廠上適建寧衛指揮楊曄與其父泰為仇家所告命官往勘未報曄潛至京匿姊夫中書董璵家璵求解於瑛瑛方刺事未得即紿曄盡鉤得其納賂狀報

直曰此故少師榮之曾孫貲巨萬殺人亡命不可失也直喜即捕華與等拷訊詞連華叔兵部主事楊士偉命旗校即捽以來并捶掠其妻妾婢僕冤號振地華竟死獄中泰論斬士偉等皆謫官而郎中武清樂章行人張廷綱布政使劉福皆以微嫌奏收案問朝士恂恂不自保京師騷然大學士商輅率同閣劉珝等上疏言狀請罷西廠帝震怒命太監懷恩至閣詰責輅等執奏如前已而兵部尚書項忠會諸大臣疏亦入始命罷之退直歸御馬監謫韋瑛於宣府中外相慶如更生而帝意殊不釋也時御史戴縉以九年

秩滿不得遷帝旨盛稱汪直功不宜罷帝遂命直復
開西廠以錦衣千戶吳綬為鎮撫出司禮太監黃賜
陳祖生於南京初西廠雖罷帝猶數召直訪以事且
命擇一善章疏者為之輔直以吳綬對因言閣部諸
疏皆出黃賜陳祖生意為楊曄報復耳帝大然之遂
擢綬而黜賜等直勢益張而綬之惡更甚於瑛詗察
苛暴人不堪命五月直誣奏項忠勸為民又諷言官
劾罷刑部尚書董方左都御史李賓及尚書薛遠侍
郎滕昭程萬里等大學士商輅內不自安亦求罷去
乃以其黨王越為左都御史加兵部尚書布政使陳鉞

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十五年秋帝命直巡邊督
察奸弊率飛騎官校日馳數百里遠近震駭巡河御
史主事等官皆拜馬首府州邑吏或追謁不及動遭
捶撻執南京鎮監覃力朋發巡撫牟俸贓巨萬悉收
下獄論戍由是邊方諸都御史皆具軍禮韃甲櫜鞬
以迎望塵伏謁趨走自治供張上酒食至遼東陳鉞
郊迎蒲伏廚館飲饌獨盛於諸方左右醉飽皆有賂
直大悅時遼東撫諭侍郎馬文升亦在獨不為直禮
而又數與鉞忤直遂奏戍文升坐以激變當此之時
直威福傾天下而性狂躁年少喜兵墅越陳鉞秉間

訖之使立邊功以自固會直方欲征遼東奏伏當加
陳鉞以始謀力爲營患直遂用撫寧侯朱永總兵而
自監其軍師還永遂冐封保國公鉞陞右都御史直
加祿米三十六石王越益心艷之使直詐稱亦思馬
犯邊詔保國公永同越率師西討仍以直爲監軍越
與直率輕騎擣大同諜鹵帳在威寧海皆老弱乘夜
襲之斬級四百以大捷聞越亦冐封威寧伯直加祿
米四十八石永以出他道不當鹵亡功而還已而伏
當加勉遼東亦思馬兒大同皆聲言復仇殺掠軍民
數十萬匿不以聞惟遼東巡按強珍發陳鉞之奸直

竟論戍之於是天下之功盡於直者無不以王越陳鉞爲稱首流傳禁中有直非二鉞不行之語雖天子亦聞而哂之始稍稍悟語在阿丑傳而未有能正言其罪者會王越威寧捷還有盜夜入西内竊御用物詔追賊甚急東廠尚銘獲之以聞帝大喜厚加賞賚直恚曰尚銘吾所薦用之人乃敢背吾獨擅其功耶銘懼乃廉得直與越還軍時直顧洩禁中語銘即以其語奏之因盡發其交通不法事帝始疏直而惡越十七年秋命直率兵同越赴宣府擊賊邊賊退直請班師不許徙鎮大同而盡召大同游擊將軍及京營將

士還獨直與越共事直既久在邊陲不得返寵日衰
言官及閣臣萬安等始奏罷西廠而大同巡撫郭鏜
復言直與總兵官許寧不和恐悞邊事帝乃調直於
南京御馬監降勅切責而直之奸狀始盡露矣於是
科道官言直大罪有八一孤負聖恩忍心欺罔二妄
報功次冒濫陞賞三侵盜錢糧凋竭府庫四排斥善
良引用奸邪五擅作威福驚疑人心六蓄納無藉同
惡相濟七交結朋黨紊亂朝廷八輕挑強寇擅開邊
釁御史徐鏞等亦疏請亟正典刑以為奸臣之戒帝
乃命法司參奏降直奉御革王越伯爵編管安陸州

吳綬戍邊尚書戴縉陳鉞為民直擅政不及七年毒流朝野其黨惡亦極一時奸人之雄皆得全其要領以沒惟韋瑛後坐他事誅時以為失刑天下聞而恨之

阿丑憲宗時小中官也善詼諧帝嘗宮中內宴鐘鼓司以院本承應為過錦戲丑每雜諸伶中作俳語間入時事帝輒喜或時作間之以為娛而丑頗心疾汪直弗置也一日於帝前作醉人罵酒者一人佯曰某官至酗如故又曰駕至矣亦不止其人曰汪太監來丑叩頭曰死罪臣見廷臣皆懼汪太監爾帝嘆之時都御史王越陳鉞皆諂事直直每倚之為死黨丑乃自

為直狀冠武弁持二鉞踉蹌而行旁一人曰汝何非
鉞不行也曰吾將兵惟仗此二鉞耳且吾鉞皆有姓
名一為王越一為陳鉞汝竟不知耶由是始知直等
交通狀其他因事規切者尚多皆此類也然天子亦
優伶畜之而當時以為有諷諫風

尚銘東廠太監也初為汪直所薦得司廠務善言以
取名譽而性陰狡貪戾好傾陷人嘗發王敬之奸已
而捕獲皇城盜遂有寵卒以是間汪直而併去之語
具敬直傳然其貪黷實不下二人也是時兩廠既罷
帝以銘為能寄耳目焉銘得擅權獨用事賣鬻官爵

詞察日益苛密京師富人大姓輒以事羅織之必得重賄乃已未幾銘復謀入司禮監諸大璫皆素畏銘因共訐發之而帝亦寖覺其奸褫職居之南京尋籍其家得贓私巨萬輦送內府者累日不絕乃復命南京守備太監杖之百充孝陵衛淨軍銘既被罪去有錦衣軍餘貲鐸者告銘曾誣其子宗源死罪受金百兩銀三千兩珠玉寶石無算其黨皆有賂都察院奏銘已斥南京請捕其黨置對帝曰宗源事經問遣銘贓已入內府矣其置餘黨勿問時謂銘一事而狠戾如此以為罪浮於法云

陳準虜東順德人常與懷恩善以清約平恕見稱尚銘欺帝使準代領東廠準既素疾銘所為悉召諸旗校諭之曰有大逆者若告我非是則有司事若無與毋相涸也中外皆安之會權璫有欲入人罪者令東廠按其事準心弗忍爾拒於勢不得白逡巡數日閉門自經死

梁芳為憲宗朝內侍甚見親信其權任不如汪直而貪婪詭佞過之時昭德宮萬貴妃寵冠內庭芳獨先事承意得其驩與常興比而出入用事妃既驕貴服玩珍飾窮極奢麗芳等益務為淫巧日市四方美珠

寶石以進奉邀賞賚其黨錢能韋眷王敬等爭假採辦為名出監大鎮徵求無藝費嘗至鉅萬帝不問也妖人李孜省僧繼曉皆以左道為芳所引勸帝大治佛寺宮觀為禱祀事怪誕不經帝益惑之二人皆驟尊顯貴重芳詭言星録異書而陰與二人者招納權賄鬻官爵廝養僕隸賈豎賤技屠狗販繒之流悉取中旨得美秩有脫白而至大常卿者累至數千人謂之傳奉官十九年陝西巡撫都御史鄭時首疏罪狀芳被降會是年冬旱無雪天子親禱於郊不應而徵聞鄭都御史去陝時陝人哭送之如父母始大悔稍

歐芳所為詔自後內侍傳旨授官不論有無勅書俱
令覆奏乃行召吏部查傳奉官降黜千餘人下六人
於獄次日逐雪中外快之然亦不誅芳也刑部員外
林俊憤然上疏請斬梁芳繼曉以謝天下幾死詔獄
二十一年帝以星變求言論芳者數十人帝怒悉不
報而陰疏其姓名於屏將因事斥之自是利歸權倖
國用不數人皆怨芳莫敢言初內府有積金十帑景
帝時費用甚侈英宗在南內聞之曰累朝所積其盡
乎及復位睠念金微欽英宗為節嗇數年復其舊逮是
十帑俱盡帝嚮引芳等指示之曰糜費帑藏是實由

汝二人與不敢對芳曰臣爲陛下起諸祠廟及顯靈宮皆以造後世齊天之福皇爲康貴帝怫然起曰吾已矣不汝與計後必有與汝計者蓋指孝宗也芳退而大懼或進計曰公何憂之甚令上鍾愛興王而昭德宮亦有寵盡說昭德勸上易儲上必聽是昭德無子而有子與王無國而有國也如此則富貴可長保豈直免禍哉芳大以爲然入言於昭德使諷帝帝許之懷恩力諫不聽會泰山屢震占者言應在東朝帝懼而止及孝宗立言官交章奏其罪降芳少監居南京尋以太監蔣琮言下之獄與亦斥退正德元年舉

閑用事與復司香太和山無分守湖廣行都司給事中周璽御史曹來旬疏言成化中興與梁芳等亂政令明詔初革天下守備內官備弊端復作何以全大信於天下兵部尚書劉大夏亦言興於成化間引用儉邪進用奇巧失壞朝廷之法先帝嗣統之初斥興不用臣民稱快今泰陵之土未乾而姦邪之黨復進恐於聖孝不為無損宜如給事御史言亟賜斥逐俱不報由是芳黨而興復見收

錢能為雲南鎮守太監居滇中最久怙勢黷貨所為多不法初奉命以出途經貴州其從行官舍驛騷為

民患巡撫都御史陳宣惡之奏請通行取回兵部覆
奏從行人數皆將吉所定惟行巡按御史禁治之而
迨會能有疾按臣郭陽驍能剛果有為宜仍留鎮滇
人皆嗤之而能以眾苦故自益肆遂私與安南通使
求賂馬十一年安南國請改道由雲南入貢詔弗許
正而能遣指揮使郭景奏事京師言安南有捕盜番兵
犯境請勅國王戒約朝廷因命景齎敕往舊制使安
南者道出廣西能令景由雲南入以玉帶蟒衣綵繒
犬馬弓箭諸物遺安南王受其餽遺甚厚比還誘其
貢使仍道雲南安南王亦欲乘間啟途命一酋長以
兵尾其後景紿使者請先行白閣吏因脫歸能復遣

景與指揮盧安等徧歷千崖萬壑諸土司求索實貨至逼淫夷罕弄孫女許以開宣撫司治事景未逐而安南使者至格不得入邊民以為安南人入地皆驚竄境內大擾三司及總兵官遣人諭之再三其衆始還而朝廷未之知也後三年有男子自安南來言嘗見一指揮使將三十餘人至安南以戎馬諸物餽王事聞詔下巡撫及巡按御史究問遂以南戶部侍郎王恕為雲南巡撫使察之恕至即令按察使捕景景懼投井死從其黨石城同行者送京師奏至都察院

請差刑部郎鍾蕃往會三司官按其事并逮能還京
通治之明年蕃等劾報言巡撫王恕所奏能交通安
南諸蠻私事皆實帝特宥能降敕切責命罪其下九
人而指揮姜和李祥皆潛匿不就逮能復上疏為二
人求寬言祥和皆歷事邊方有勞為恕所誣陷帝竟
從其奏未幾有言守礦千戶三人私礦課者能不俟
奏請逮獄斃之三人者懼以礦課千餘兩賄能能意
不滿遂召都指揮方明等同臨問以巨梃杖殺千戶
一人為巡按御史甄希賢所劾死者家人亦訟其事
於朝命錦衣衛及刑部審刑官會巡按御史同鞫得
實通劾能等事下都察院時都御史王越素附中貴

人知能與芳故相倚為姦而又以通安南事搖帝意
方右能覺覆其獄置不問
韋眷王敬者亦芳黨也眷為廣東市舶太監得專洋
利縱賈胡與諸番通往來聚珍寶富厚傾其同輩又
說稱造辦貢物請以廣南均徭餘户六十隸市舶司
布政使彭韶上疏請罷之詔予其户之半會梁芳弟
錦衣千户某者亦在廣採取禽鳥進貢廣人苦之韶
復上疏言狀忤旨詔謫貴州眷益恣與番人馬力麻
西域撒馬兒罕諸貢使為姦利而是時布政使陳選

廣正剛介過於韶事多沮抑不得行遂以事誣奏之還被逮道卒語在選傳中自是官廣南者皆懲韶還事莫敢發其奸弘治初孝宗使太監蔡用訪孝穆太后親族於廣南用與春安舉李父貴兄弟以應事覺用降小火者春以老疾免罪降左少監田京敬成化中為內官監太監性傲詭好左道有妖人王臣者善幻少為姦盜被撻傷脛人呼為王瘸子凡物經其目輒竊去又能取人財物投水中俄出之袖敬獨篤信之貪祿得見帝授錦衣千戶未幾敬奉帝命使湖湘江浙及蘇常諸府自奏帶隨行者十九人臣與馬臣

遂倚敬爲暴所至多虐吏民而數敬詐作詔書括江南書畫古器玩奇絶者攫取殆盡聚白金十餘萬命工鎔爲巨鋌二千臣乃自多取美女爲淫亂又集蘇州諸生使抄錄妖書不應令有司追捕欲加捶辱諸生攘臂大詬將伺而捽諸逐江南巡撫都御史王恕惡之具疏奏聞會東廠太監尚銘已先發其事下都察院鞫問得實命斬臣仍於被害州郡梟示敬充孝陵衛淨軍

鄭泰弘治中鎮監也與變秀齋名生平未嘗居中用事而鎮江西最久頗廉靜愛民迥異其儕輩所部諸

州縣官吏有酷虐者輙以其刑刑之嘗行經學官諸生請入謁原嘆曰我等名教罪人也何面目見先聖哉居數年移鎮福建民遮道乞留不可得會河南宣府撫按官各奏稱河南鎮監藍忠宣府鎮監劉清皆㓗己愛民宜賜敕奬諭兵部覆議併言福建鄧原浙江麥秀二人皆為輿論所推請亦如例賜旌仍遍諭諸鎮使知感發詔曰可二人聲名由是播中外焉帝嘗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入對問歲儲不給財安在大夏曰臣嘗撫廣東具知廣省歲廪與中鎮歲索不能相當帝䆒然久之曰求必如鄧原麥秀者用之不然毋寧已也後每遇差遣內臣帝亦時

時舉其姓名問曰得如此二人否其見知如此正德初原疏請謝事福建軍民怨於巡按御史乞奏留之御史以聞時羣小在側多乞恩求出鎮竟擠而代之自是以後至者誅求無藝閩井騷然煩費矣閩人由是益思原

蕭敬字克恭福建南平人英宗初由內書堂為長隨入侍便殿適帝勞賜近臣金鏹填集敬執簿握算登答無少差謬帝以為有心計頗倚任之會端午節帝閱騎射宮中呼敬前曰知爾能文亦曉武事否耶敬頓首受命擐鞬三發皆中遂大有寵擢御用監左監丞賜蟒玉珍器尋陞太監奉使荊襄以清約聞憲宗

五敬以裕陵司香起內官監督理倉儲進司禮監僉書命勘武岡蘄州諸藩大獄歸奏皆稱旨帝崩仍乞司香裕陵弘治二年司禮員缺左右皆言老成練事無如敬者復使掌司禮與機務凡册封大婚山陵喪祭閱視圖營諸大典燕閒賜問如響帝甚重之十八年遂與閣臣劉健等與聞顧命時武宗初即位嬖閹人劉瑾等八人狎遊亡度敬諫曰梓宮在殯鐘鼓之聲日聞於外謂天下何不聽時外廷皆聞帝有所幸八人而莫知其名敬潛書一紙使小豎致諸劉健健入言之帝怒問主名健無以對八人曰此必蕭敬也

共詆毀之亦卒不行未幾復召入賜坐蟒許乘肩輿禁中愈益貴重及楊一清爲相敬嘗以帝命至閣事有得失一清托敬附奏數以語侵敬敬不爲動世宗入立敬年八十餘尚侍左右精敏健駛如少年既告老猶給人夫月米歲時賜時鮮如故年九十一卒喪葬之儀同於勳戚皆異數也敬歷事五朝多所匡正儼然內廷重臣同輩悉不敢與齒亦屢被人言數起數罷雖天子亦疑之孝宗嘗與尚書劉大夏語及中官曰朕左右如陳寬者已不必慮李榮膚劣不足慮惟蕭敬悉故事朕所須問第未嘗假以事權耳宸濠

之變發汞發其交通罰銀五萬兩亦終不能禍爲太監共六十四年入司禮後亦五十餘年門下大璫百餘人從孫韶歆俱登進士獲蔭錦衣指揮又工詩及草書善鼓琴溫恭下士好施與而未聞其有奢僭事每見諸近倖田園地宅半京師輒嘆曰此豈我輩福哉則其賢亦有不可掩者

戴義號竹樓成化中爲司禮太監時憲宗頗好琴奕而義精於琴兼善楷書南中有一良家婦挾琴遍遊諸省曾無有出其右者至京師聞義名請通謁外邸既定期必之義以休沐出就外邸延南婦入坐之簾

外不交一語義援琴先致曲甫終南婦淚雨下而無
人色取所挾琴即堦前碎之拂衣去終身不復言鼓琴
其絕技服人如此敏出義門下故亦善鼓琴及書法
而多識朝典過之

何舜者餘杭人也性儉素好讀書忠直敢言弘治二
年為長隨嘗上疏言事其畧曰竊見錦衣官校以行
事得陞蓋緣國家立法之初人心未定權為此攝伏
奸雄之具非欲守此為常也因循成例本衛官多不
啻數百槩費廩祿年久益繁夫乞恩傳奉本非治世
美事而祖宗建官本意也皇上御極之初下沙汰之

令中外稱快但海綱猶多近來復有夤緣臣聞官可
倖得則朝廷不尊祿可乞求則官爵不重伏望覽古
今褒事之源懲姑息之弊特敕吏兵二部文非考中
本等程式武非軍功行事僭者請一切革去帝命下
所司格不行而左右多側目焉矣時張皇后家驕貴
特甚壽寧侯兄弟怙恩祈請出入宮禁無忌孝宗嘗
與之張飲起如廁除冠坐上二張戲戴帝冠又倚酒
欲與宮人亂焉心忿之一日二張入褰御帷欲有所
的焉叱曰此何所爾敢窺伺持大瓜釜二張幾斃帝
置不問張皇后銜之焉復上言二張私入宮被觀燈

禁城非祖宗法度大不敬亡人臣禮事當按治且言
皇上若用臣臣必有以報帝怒下昺錦衣衛獄究主
使者榜掠備至昺曰有二人但不可得而援耳訊者
者姑言之曰孔子孟子也於是給事中龐泮御史黃
山等各上疏論救帝曰昺輕率上奏自薦求用朕繫
之內事耳爾等何由知責令對狀奪其俸六月而禮
部主事李昆吏部辦事進士吳宗周言內官何昺因
言獲罪言官營救非有私也陛下不惟不宥昺罪而
反推究不已不惟不聽言者而反致詰所由昺一近
侍臣直言之禍至於如此甚非陛下求賢之美德也

既而戶部尚書周經以爲請亦被詰責而張后竟授意太監李廣杖殺罵罵死帝復思之命諭祭而勒其文於碑

張敏字輔德福建同安人世居浯州正統十四年沙尤起敏季父益彬率衆保其鄉里爲仇家所誣訴之朝命逮强壯者戍邊宮其幼丁送京師敏與兄本慶等去人皆與焉尋選入內庭敏以年幼給事憲宗於東宮性慎密恭謹無過遇事直言未嘗外洩憲宗即位敏朝夕侍左右寢必具衣冠至子夜輒起以待由是絕愛幸之命操練騰驤四衛官軍兼理十九房馬政

表裝勅敏總督團營先役賞賚蟒衣玉帶金鞍轡諸物不可勝記歲增禄米三十石又召工畫敏形用璽識其歲月賜之特除其家戍籍兄本以御馬太監守備南京慶以司設太監鎮浙江亟見信任其族轉益貴強無比而是時帝春秋高未有子昭德宮萬貴妃專寵驕妒後宮希得進見有紀淑妃者已有身托病退居安樂堂生孝宗懼欲溺之敏大驚曰今上未有皇嗣節不遂聞何忍棄之以屬西宮廢后吳氏敏時時市餅餌哺皇嗣孝宗已六齡敏密結昭德宮司宮太監段英使乘間言之而未有會一日敏為帝櫛髮

帝引鏡嘆曰冉冉矣而未予敏伏地稱死罪呼萬歲有子也帝叱曰毋妄言朕安得子敏言狀曰西宮皇子六齡矣帝喜曰急示我由是孝宗得見爲皇太子語詳后妃傳中已而敏疾作帝使醫胗之已死痛悼不已賜銀幣爲殮具遣司設御馬二監治喪詔以紗帽牙牌玉帶殉葬孝宗立追論敏功降璽書褒美官其家人兆子暉以慶廕爲光祿寺少卿苗累官通政使列於大九卿苗子定亦登進士諸子皆至錦衣衛指揮同知及千百戶賜敏通州塋地三百畝置守冢二十人其報賚之厚如此或曰敏之死也萬貴妃恨

之吞金而亡

李廣孝宗時司禮太監也亡他技能惟以燒煉及邪淫術干帝而數興土木假符籙禱祀以神其說皆梁芳啟智也嘗自起大第用左道私引玉泉水經繞前後又為皇太子立寄子壇名曰燬炕其事詭異為妄不可信帝獨心好之太常卿崔志端真人王應祚等稱廣數主主入而廣為之傳陞官職求賜玉帶轉相煽誘諸皇親貴戚皆父事廣大臣鎮帥以下至赴之為谷廣遂以傳奉授官始成化間故事四方輸納賄賂先入其門及擅奪畿內民田及中納鹽利以鉅萬

計睿極誣罔朱道給事中葉紳列其八大罪請置之法御史張綱等亦上章劾奏帝命下所司而廣任事如故十一年廣勸帝建毓秀亭於萬歲山亭成而幼公主患瘧廣飲以符水殤焉宮中人皆咎廣未幾清寧宮災日者言廣術不精建亭年月犯歲忌也太皇太后恚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致此禍災婁朝所積一旦灰燼矣廣懼而自殺既死帝疑其家有異書使中貴人求之得一賂簿以進內多列公卿名餽黃白米或數百石及數千石帝大驚曰廣食幾何且朕常至廣家豈能容是米哉左右曰黃白者金銀也顧相

與為隱耳帝始悟言官張朝用丘天祐等請出薄籍令法司究問有旨交結李廣之人許指名以聞疏下或見壽寧侯門夜有肴輿十三乘求解者其姓名始稍稍聞中外於是言官再疏摘發文武大臣數十人會南京給事中御史劾疏亦至並請收付詔獄窮治時帝已入壽寧侯言諸大臣知其事不竟遂與言官相攻置爭至累月不能止帝皆不問及都察院覆奏請籍廣貲產亦不許其事遂寢先是廣初死時太監蔡昭為廣請祠額祭葬帝許之大學士劉健等言廣不死罪惡貫盈贓賄纍纍皆謂聖心照鑒必正其罪

乃賜之祭葬又予祠額誠恐上累聖德下拂人心與
於國典政體所關非細既而內傳祠額姑已祭葬仍
宜撰進益帝意終眷廣也
蔣琮大興人事孝宗掌印綬監頗涉書史數言事帝
甚嚴且喜之李孜省遣戍遇赦當還琮獨言孜省罪
大不可宥械至京下獄拷死中外快之帝以其言近
正亦甚悅命守備南京行至德州言都御史張咢
於真定河間等路千有餘里築長垣掘濠塹欲以禦
盜其地沙曠土瘠一經風雨高下皆平徒勞苦民亡
益帝是之又言張家灣至儀真增設巡河官數多宜

汰面令所在官司兼領便吏部難之帝命查永樂以
来各官名數部議然遂革沽頭主事及江南巡河郎
中帝大以為能琮遂驕欺日甚初南京沿江蘆場
軍民開墾納課及各窯廠採供柴薪成化初江浦新
生沙洲六段縣人先後告官承業以補沉江田數其
餘地及官房酒樓等悉令出租輸守備廳太監黃賜
時姦人獻於三廠盡收其利而民間額課如故孝宗
即位詔書方核占田土悉令歸民縣人婁奏下御史
婁楫等覆按時琮已視事務謂使仍斷歸三廠館等
劾琮以守備重臣與小民爭利用揭帖而抗詔書因

劾其十罪請下於理刑部尚書何喬新覆核南京行勘踪止既條析舘所言況及御史劉愷方岳及南諸司過失且謂尚書何喬新主事曾望宏皆孜省同鄉而綰亦江西人因臣嘗劾治孜省代為報復得奇并究而是時南京遣有後湖勘田事先是洪武初設黃册庫於後湖中非公事不得至惟户部官同給事中科員守之及是湖漸淤塞墾作田稍通往來司庫主事盧綰給事中方向於洲旁墾地種蔬伐蘆葦易銀為公用時司禮太監陳祖生謫居在南奏之既下法司方會官於後湖勘事遣太監郭鏞以使兩廣至南

京衆官舟過湖觀之遂以擅遊禁地為御史孫盤等
所劾鏜還京自辯因言府尹楊守隨劾向錦事失所
出御史不劾奏黨比不公帝遣太監何穆大理少卿
楊謐偕往而綰及琮更相奏訐不已綰疏四上琮六
上並付穆等覈治言琮綰所奏多不實請並加逮問
法司以謂無諸人款狀而琮等續奏未報仍行穆等
重勘於是綰及御史金章劉璉孫盤紀傑曹玉譚肅
徐禮余濬皆就逮而琮所占官房酒樓地悉還之官
獄上帝以綰等搆詞奏訐不顧大體守隨等劾事不
實皆降級調用而宥琮祖生不問御史伊宏張賓各

上疏爭之謂如按事者言則琮與言事者皆當下獄如都察院議則俱合待勘罪同法異難以服人且以一內臣而置御史十人於獄臺院為空傳之將來實爭大體不聽吏部尚書王恕言琮獨蒙宥人心不平宜追還前旨以消物議且言諫者奉旨皆以已發落為言夫事有不當雖十易之不為過古之從諫如流者豈皆未發落者乎帝曰守備重臣不宜輕動亦不允由是衆議譁然而琮之勢日重矣七年琮復奏兵部郎中婁性承修運河諸不法事給事任倫郎中盛洪御史劉偉往勘未報琮輒奏倫等潛易案卷及兵

部員外袁燠侵欺船價事俱連性復遣太監趙忠大理少卿馬中錫核治會廣洋衛指揮石文通奏琮借役殺人開掘聚寶山傷皇陵王氣下忠并核皆實性落職琮免死充孝陵淨軍初琮許性時疑有二大臣庇之樹言欲併發其罪二家懼因文通欲奏琮潛令增入開掘事始得正其罪焉琮為南中縉紳之禍者七年其先以口給得利數傾陷人至是亦卒為人所陷雖罪廢實未蔽法也